

# 新詩

原文

全世界只點亮一盞燭燈  
——寫詩到衣索匹亞

全世界只剩下尺海洋；  
所有的河川都流向高山。  
巨鯨也要咆哮振翼飛翔；  
天堂鳥到南極荒原取暖。  
地球在風中，飄呀飄，  
地球在雨中，搖呀搖，  
到處都是上了重鎖的鐵門，  
却找不到一片透明的小窗。  
全世界只剩下一枝火柴；  
所有的木頭化成了塵埃。  
遍地祭壇先知已經離開；  
芬芳的經書也不必存擺。  
地球在黑中轉呀轉。  
地球在暗中蕩呀蕩，  
到處都是酷凍冰冷的墨漿，  
却看不到一絲清新的色彩。  
啊！全世界就只那個地方，  
渡河不用搭船——  
人們踩着兄弟的脊骨去對岸；

感想

沒有特別搶眼的字詞，沒有觸目驚心的形容詞，只是淡淡的、輕輕的書下這世界的

過橋不看前方——  
他們跨出鬆軟的腿掉入天堂。

× × ×

全世界只有那個地方：  
濱臨著蔚藍的海洋，  
浪潮却掀起乾澀的呼喊；  
昇降著火熱的太陽，  
樹蔭下的每個人都著涼。  
全世界就只有那個地方，  
聽不到全世界的人在歌唱：  
We are the world, We are the children.  
這首曲子始終盤據排行榜，  
每顆音符被唱得流利發亮：  
We are the world, We are the children.  
有人唱得倒了嗓，  
有人聽得忘了悲傷，

面孔：陌生、虛無；沒有特別的激昂，沒有痛心疾首的吶喊，只有世界在眼中改變了，是它一直如此，還是它在我們手中被改造了？衣索匹亞的人們是一直這麼生活著，還是因為世界變而不得不變？有多少人曾經想過，他們在艷陽下的飢渴，並不是想向他人乞

# 賞析

汶汶

We are the world, We are the children.  
全世界只剩下愛心代理商；  
所有愛心經紀人都在忙。  
愛心成了街頭流行的服裝，  
誰能拒絕穿上這高貴的衣裳？  
地球在愛中響啊響，  
地球在愛中晃啊晃，  
到處都是愛的歌，愛的樂章，  
却搶不到麥克風播放。

× × ×

啊！全世界就只有那個地方，  
那個地方找不到唱片行，  
那個地方沒有高級音響。

討暖衣足食而已，他們祈望著我們誠摯的幫助和關心；有多少人又何嘗想過，他們也是我們的同胞，儘管成千上萬的人都會唱：「We are the world」又有幾個人能了解這個「We」也包含了他們——一樣的屬於這個世界。所以他們是不該只有憐憫與同情的，只要一些許食糧、溫暖、希望，他們可以再站起來的。

我們做了什麼？只是成天「啊！好可怕

啊！那個地方，  
只要：一點點食糧，  
只要：一點點溫暖，  
只要：一點點希望，  
只要全世界都伸出手掌，  
即使整個宇宙都看不到太陽，  
即使——  
全世界只點亮一盞燭光。

林或

喔！」裝出一副純潔嬌羞的模樣；又面帶愁容地說「好險！幸好我不住在那兒」，是該嘉許他們的愛心，還是該感歎不僅世界在變，我們也在變了！

詩中有十個「全世界」，而這「全世界」代表了什麼？只不過排行榜、麥克風、唱片行、音響和愛心代理商嗎？難道真是時代的潮流？是趨勢嗎？無奈聲中又何嘗不是無奈，「愛心」成了人人追求的名聲服飾，「愛心」成了愛自己的心。明天，明天的世界，親愛的衣索匹亞的人們，我希望我能告訴你。